

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六

羅唐鄒王王劉列傳第五十四

東莞戶守衡著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也嘉靖八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父循弘治中進士官山東按察副使洪先生而氣稟異凡兒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有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或聞之曰此非塵垢中人旣學慕羅一峰之爲人聞王陽明講學處臺心嚮徃之比見傳目録手抄玩益自喜時常斂目端坐同舍生業以退學先生目

之矣年二十二舉于鄉登第日猶自袖米偕友人講學
蕭寺中授官踰年遂請告歸省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
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猛自省曰嘻是
將入禪那矣吾儒不睹不聞之旨豈若是耶尋起踰年
外艱歸服闋久之召改左春坊替善是時儲位雖定天
子方慕長生會當改歲洪先約與宮僚同諫唐順之校
書趙時春疏請皇太子元日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
曰朕方攝病靜養遂欲儲貳臨朝豈以君父爲不能起
耶俱奪官久之順之與時春先後薦起還朝洪先辭

肯出順之勸與偕起洪先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洪
先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即比自效可也自是與世削
跡居石洞中有止止所爲半榻朝夕跌坐洪先學尊陽
明然主周子無欲故靜易繫寂然不動語以爲能靜寂
乃爲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染乃能主靜而歸
寂王龍谿曰于此收斂便有樞可執不猶落內外二見
乎洪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
磨湏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
負一生龍谿曰今於感中寂得否曰豈曰能之其或免

於適越而北轅乎雖然一切雜念不入即感應處便自
適便不見動靜二境龍谿受學陽明最久得證問最
每論良知當下具足速人悟入洪先曰世間豈有現
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陽明年譜成洪
先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特
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負夙期者多矣學憲王宗沐
靜洪先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
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豈非至靜爲之
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

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靜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也是時講學諸君子皆尊信良知洪先提誨學者多言知止以知止爲良知得力真工夫人見其功專靜寂或疑其禪洪先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絡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觀周子爭死囚即欲去位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

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燔肉之去孔門相傳脉絡始相續也若認幽間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矣洪先洞若不染世俗邑造賦冊洪先久慨於大戶飛詭卽爲邑民出言督冊使督冊使遂以邑冊授洪先洪先引爲已任盡一邑田履畝丈之邑賦盡清時適王龍谿訪之第見洪先日與問里人執冊布算交涉紛紜略無厭動意夜與龍谿聯床趺坐徃復證悟超如也今江右言道學者以念庵與一峯皆專爲名世大儒而科名亦相並均稱不愧云洪先卒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也嘉靖八年進士是科禮部第
一人授武選司主事改考功十二年上命吏部傳選部
屬臣方正有學術者增克翰林侍從官詔用七人順之
得改編修踰年遂請告上曰唐順之方改史職屬校對
先朝訓錄何輒以疾請其以吏部原職致仕去旨下朝
士共駭之或謂相臣張羅峰自以爲順之舉主而惡其
不親近已也歸六載會選官僚薦起爲右春坊右司諫
其年冬上疏請朝東宮觸上怒奪職爲民順之初在京
師從王龍谿盡邛陽明之學深有得自是歸田遂入宜

興山中御一布袍日與諸後進講學喜靜坐而又樂與
方外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然能苦行堅守
洗淨心緣固賢於今之儒嘗謂三代之才皆從心性上
磨鍊更看山中靜養十年後學問成立何如耳人問之
今日世故曰當今獨少一審武子之愚蓋自况也至分
宜當國吳越間倭奴紛入寇趙文華以工部侍郎出視
師海上過訪順之順之便與陳機略且謂之曰此非專
任胡梅林不能平此寇也文華相告私人還朝遂以胡
宗憲爲浙直總督以南都車駕主事起順之章丘今八

關先與順之兩人意氣素相推重聞先聞之貽書

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托非其人若能了
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
日所守而盡喪之矣順之得書爲猶豫久之報之曰行
止非人所爲聽其自至而已然乃心不忘欲出當軸重
臣已復卽家轉職方負外卽順之念以年且長矣不際
此一出平生之經濟謂何遂起至則陞職方卽中遂奉
命出閔薊鎮遶垣軍馬還言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
不練其實難尋救弊之策補兵猶易而練兵則難專倚

造兵不練土兵誠有如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
增兵者惟有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
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
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鷲者也今乃瑣懷綿緩靡靡然
有暮氣之頽惰而無朝氣之精神就而閱之疲卒朽戈
十常七八力士健馬十纔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
兵長短之殊不復講習久矣老羸未汰紀律又疎守猶
不足戰何以堪薊在畿服之內百餘年來止有熟夷小
警至庚戌以後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矣卒有

緩急至于近檄宜遼遠徵延固以禦之乃鎮兵則置而
不理誰之咎也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珮等俱
宜坐曠職誤事之罰因條練兵九事詔降忬等俸二級
留視事勅令振飭已而浙江告有倭急詔命順之復出
視師浙直順之聞命迅發誓于朝曰一月賊不平請拏
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卽中順之至浙則計平倭上策
當禦之海外海道不可不熟兩泛大洋至較門而還及
防春汛自督諸將擊賊崇明沙沉賊十三艘斬首百二
十級賊走三沙陞太僕寺少卿總督胡梅林奏留同事

又陞右通政是時江北撫臣復來告急請援總制檄遣
總兵盧鏜往順之語梅林曰江北陵寢重地吾能盱食
乎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首尾相助擊賊敗
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已度賊勢無能爲復自
江北還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瘁勞久病回太倉調遣狼
兵賊乘風雨夜遂登江北岨順之以此自愧毋與宗憲
論輒泣下沾襟先是斬馘功宗憲上之凡三賜白金文
綺陞僉都御史巡撫淮揚順之勉強扶疾赴官適歲荒
順之語諸有司曰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倘民無食而內

後倭寇乘之貽患豈細乎自捐俸金首倡有司易米
給更請於朝得餘鹽銀二萬兩賑之時病已甚猶治軍
旅不少休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
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能居海中則諸
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
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卒順之舉業與王文恪
並稱當代宗匠學者稱爲荆川先生旣登仕籍再起再
賸自愧以狂慙擯棄恐碌碌終其身無可表見至起卽
中意氣橫發建牙海上身親鋒鏑人或謂其輕躁乃其

討賊一念必滅此而後朝食鞠躬盡瘁之死靡他李開
先哭之曰予自良友之喪文行進寸退尺唐子今爲枉
尺直尋矣戒予不可着恭止予不出醢銀予何可忘良
友哉順之卒時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
自恨計聞天子惜之予祭葬

論曰唐荆川先生人以其推轂於趙文華爲誦迂儒曲
見柰何以繩豪傑之士哉孔子志在東周佛胎欲往而
況上有聖君乎以一病都堂不忌海上居誓與賊同死
生今有幾人乎大假之年其功業詎可量哉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也正德六年會試中式第一廷
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尋告歸潛心理
學嘗疑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
格致何耶陽明開府虔州守益往從之講論始幡然悟
曰道左是矣遂執弟子禮從禽宸濠周旋兵間久之迨
嘉靖改元起官復謁陽明于越陽明留之月餘不忍別
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陽明曰曾子所謂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若謙之良近
之矣大禮議起守益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

著有諭俗禮要訓民行之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
王心齋暨諸賢講學蒞事臨民每自訟曰如保赤子愧
未之能也陞南京禮部郎中日與湛原明呂子木衷講
陽明貽之書曰比遭家難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
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踰年陽
明卒于師守益爲服心喪考滿請告因赴會稽哭之聚
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已薦起南京老功郎中明年召
入司經局洗馬是年初立皇太子守益與掌詹事府事
禮部尚書霍誥繪一十三事爲聖功圖以獻請豫教太

丁幾得罪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御史毛愷
言守益名儒宿學宜留侍青宮不當投之閑散上以愷
千予奪調寧國理守益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九廟災
自陳遂免歸守益自以身退草野學不大行於世惟有
講明道術覺人至後爲吾儒分內事於是一以興起斯
文爲己任士無賢不肖隨材闡迪之四方學者雲集守
益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
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
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

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卒贈禮部侍郎謚文莊萬曆中禮部主事劉元卿疏請從祀言守仁提撥良知之旨爲孔門之正脉至能以身發明守仁之學者王艮鄒守益也守益之學即時行物生即天載即三千三百即發育峻極悟及於無聲無臭而學不越於庸德庸言志期於皜皜肫肫而行不離於子臣弟友臣觀今日學術謬悠特甚孔孟之訓幾若贅疣此臣得入祀典使人皆知道脉之正傳其於後學非小補也守益子善太僕卿孫德誣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能世其家學良別有傳元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也王陽明初以良知之學倡起姚江士駭之畿弱冠舉于鄉首往受業入試禮部不第即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願棄舉子業求卒學於師門陽明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明年復當會試陽明命之往不答陽明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願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沉毅能闡明之者亡踰予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畿曰諾而是科禮闈遂中式畿與都人士相來往自良知外口無別談人於

是咸以畿爲陽明先生高足弟子咸就畿質正顧是時
閣部大臣皆不喜講學先生妹婿錢德洪時亦與畿同
舉禮部稱同志二人相語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
試而還一日畿語德洪曰夫子所提四句教指亦知夫
子爲隨時立教之權法乎吾輩未可徒滯於言詮學湏
自證自悟畿以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
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
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
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

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德洪請同質於先生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

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
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
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陽明素
詔起征思田過洪都門人鄒守益集同門三百餘人請
在陽明日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
臣累糧往浙相與質之常有證也明年陽明功成歸卒
于南安畿輿德洪方赴廷試聞計還奔喪至廣信扶觀
歸越廬墓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會城肖先生像其中
春秋 又仲丁四方學士歲以其日來集會講喪終始

與德洪入京廷對既成進士授南京職方司主事以
病乞歸病已起補畿門生儀制卽吳春相貴溪壻也春
薦畿於貴溪請補官僚貴溪曰得畿一刺文選卽乃可
畿謝春不肯與貴溪怒曰人搜汝懷乃敢却耶若召道
學名視我何如人也遂大恨之仍補南爲武選主事三
殿災詔求直言吏科都給事中戚賢疏請上審進過以
回天變所論列皆權寵大臣而舉海內才望問學之臣
十四人又多講學之士上曰如王畿詐僞小人亦擅引
薦懷奸植黨一至於斯相貴溪所票旨也出賢爲山東

布政司都事畿遂乞休得予告明年考察貴溪使謂
功薛應祈曰王畿僞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
唯唯猶未收而聞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皆
其不復知人間廉耻事考功怒而畿遂以大察去矢畿
歸專精於講學所至接引後進無倦容自兩都吳楚閩
越皆有講舍會常數百人凡所見解尤超玄入微不落
階級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曰吾非好遊天壤悠悠誰
當負荷思與海內士夫相與證明先師法旨續千聖之
道脉耳學者稱爲龍谿先生

王良者泰州安豐場人安豐俗負盭不務學良初嘗平
齊晉之墟聞童子誦魯論之次章竦然省曰噫其爲人
也宜爾哉笑逐逐而遠養也平歸事二親鄉黨服其孝
繇是益取四書章句及五經誦讀信口談解宿學無能
難之其學悉從悟入以經微悟以悟釋經行卽悟處悟
卽行處大有省於大學格物之旨未以語人一日以語
塾師塾師詫曰此大類王陽明公談良知之學也良起
而問曰是何人也曰子弗聞乎陽明今之夫子也良喜
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

以王公予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予王公也
其自信如此時陽明巡撫江西良即辭親走謁王公于
豫章陽明延之上坐問曰子服何服也曰老萊子之服
也曰子欲孝其親服老萊子之服然則行堯之行服堯
之服必袞冕乎良曰嘻非歟解其衣請焚焉陽明曰否
而信而心明日又服而來陽明曰奚復爾曰吾聞之孝
子一舉足不敢忘其親出入無間可也曰子之孝無間
於夙夜乎曰無間子之於夜也弗解而寢乎曰解曰然
則奚爲無間於夙夜乎良曰嘻非矣遂拜而執弟子禮

間與陽明談格物陽明曰待君它日自明之陽明還越
良復從之越見道日益親一日出遊歸陽明問何見良
曰見市人皆聖人陽明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庶其
信道之篤而良以先生良知之學北方學者多所未聞
自駕小蒲車二僕相隨北行所至北導執途之人而語
之務令有省同志悅其講論匿其車勸止之良輒留其
汲汲於引進後學若此陽明卒于詔良迎哭于桐廬歸
泰州開門講授廓拔聖途使人速進或問先生何不仕
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

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有問放心難收者良急呼之輒應而起良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不喜著述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御史吳悌抗疏薦之不報良卒太學士趙貞吉銘其墓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配越中爲二王世禰心齋先生萬曆中主事劉元卿疏請從祀聖廡不報良子璧字宗順力歲從陽明先生會講中歌詩聲出金石陽明奇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授之學比壯從父受

淮南聞望日隆嘗與同志行歌林樾中有舞雲詠歸之
風耿楚侗晤之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詣
若何壁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籍謂我有之將探取
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或問學何以曰樂又問
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
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
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
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益言之矣樂
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

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不果人稱東崖先生

劉陽者字子舒安福人也陽明先生撫虔時陽方弱
讀先生語錄遂如虔拜稱弟子受學焉陽爲人修幹疎
眉視之飄飄如世外人陽明一見甚喜之語之曰若能
其至貧至賤者斯可爲聖人陽蹠而受教舉嘉靖四年
鄉試仕爲碭山令恤民愷悌公暇則引四民入侍堂下
訓諭之勉之孝弟力田讀書請學聞有孝子節婦表其
閭墓邑苦河患陽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禱于河上河
遂自疏二十七里居四年九被薦召爲監察御史去之
日士民遮道泣別爲創生祠尸祝之陽在臺中風裁獨

持世宗改建萬壽宮爲永福仙宮百官表賀陽曰此當
諫不當賀也臣爲諫官不敢阿旨稱賀故事部院接疏
中官持疏南面陽謂同官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耳旣
授疏循侈然當尊謂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甚恚
然不敢出一語官舍蕭然禪室日恒蔬食或諷其太儉
陽曰不聞青萊侍郎長齋御史乎服師初教也尋乞休
執親喪墓棲三年晚闢雲霞館於三峯翠微坐半雲洞
天與諸同志講道飲泉茹蔬悠然樂之薄視色界與人
言依於踐履常謂今之學者美堯舜之孝弟而無賴於

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諾言獨言幽乃無忌
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年彌高好
字彌篤語人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籍令壽加乎七
一又常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善爲鄉人排紛批
矩得陽一言無不歸服卒之日哭于其庭者以千數鄉
人相與祠祀至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七

羅楊耿夏王邵劉列傳第五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也五歲毋授孝經小學每語毋
曰兒學必欲爲聖人稍長從寺中讀書閉關靜養几上
常懸一鏡水一盂朝夕對之曰吾心必如此鏡之常空
此水之常淨乃得見吾道之本體年二十九舉于鄉連
捷禮闈不肯廷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遂請告歸周
流四方求證所學受易於楚人胡宗正宗正謂之曰若
知必義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汝芳忽大悟回憶從

前學問皆着訓詁中來益從先天尋覓直指大學中孝弟慈三字爲生民之命脉乃孔曾一貫傳授之直指其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生也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者爲天命顯其皮膚天命生生不已者爲孝弟慈通其骨髓直而豎之便成上下古今橫而亘之便作家國天下高皇帝之六諭所以作天下萬世之君師卽此歸十年乃廷試筮仕爲令入爲部卽出知寧國府汝芳悉本所學而行之常謂士民曰高皇六諭天人精髓盡

其在目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爲政不事刑杖
徒足所至輒舉六論呂言之或譏之曰將爲木鐸老人
耶汝芳曰此大學之道所以教成於家而行於國者也
雖欲不爲木鐸老人寧得耶萬曆中江陵當國是時士
譚名理者槩擯斥汝芳後以外艱起復晉謁江陵問由
中功課汝芳對曰近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
默然後遷雲南副使轉藩忝竟爲言官所掎擊歸時與
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趙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集人
士推明此學一日偶示微疾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

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
發育峻極令具楮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
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
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喜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
有何物自是絕筆門人程謚曰明德門人楊起元次其
會講語爲答問集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傳授後學焉
起元歸善人萬曆五年進士爲編修時過盱江拜先生
之門執弟子禮出語人口吾坐師春風中師未語予未
請問惟親會堂上長幼畢集融融魚魚此即唐虞太和

景象一開師學鏤膺刻骨無須更忘雕師一小像尊主
之出入必告師沒歲時與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
方上來從夢中起元復本師道而推衍之謂孩提不學
不慮之良心卽聖人之不思不勉耳口手足之生主卽
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八
觀其間卽不親不聞之本體其學皆取成於心令人自
省自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官至吏部右侍郎兼
侍讀學士卒謚文懿

決定向字在倫黃安人也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
選御史巡按甘肅關中故多古書定向於書雅所好旣
得代藩臬官用故事舁數篋送之境上定向悉還之獨
收十三經石刻一部覽數日過洛留與洛陽諸生督學
南畿日進諸生共講學生有馴行異等拔之儔伍中檄
有司禮聘入試里巷小民訓以聖諭六條而謂童子虛
明當養以正敦拜社師遣教之自膠庠以達里塾家誦
戶絃彬彬比鄒魯輶車所至十四郡翕然興起搆崇正
書院延四方來學之士郡邑茂異時召就學以陶鑄之

督學五年爲國作人冀善人多而天下治其素所用心也四方士大夫過南都輒見他無所受獨受書郎中書積與廩齊出都盡送交知爲別不携一冊去以大理丞論新鄭相褊狹乏大臣度謫州判新鄭罷薦起岡寺少卿歷都察院至戶部尚書定向言動一率真性而執古人嘗謂有馬借人此淺細事耳夫子何述焉蓋大道爲公志所存也凡我昭代前輩賢士大夫片言瑣行肫肫古人者輒籍記之名曰先進遺風用挽流俗追古道以爲茹糗草之盤飧可挹玄德之風味跡一介之斤斤故

是格天之嚆矢也其學以孔孟爲修證謂孔子之立達
火傳無盡所謂賢於堯舜者此也孟子願學孔子以子
弟從之孝弟忠信爲勲庸以距詖放淫爲天吏之征討
以守道待後爲創垂之統業可謂爲巫酉不爲矢匠而
善於擇術者以故平生矻矻不厭不倦在朝在野無一
日不與朋友相切磋由越中以達洙泗澤於道德醇如
也學者稱天臺先生督學時有夏叟者繁昌人王敬臣
者長洲諸生君子謂先生造就兩人足徵達材之教云
夏叟者下里一田夫也名廷美叟初聽人講學者曰夫

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真人毋爲假人叟憮然內
省曰吾平日所修持爲人者得無未真邪時時循省求
所爲真者天臺聞其人引致門下使從焦弱侯聽講漸
知向裏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語弱侯弱侯曰要自然
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言遽有
省胸中豁然如洗叟故未事詩書請於弱侯讀何書弱
侯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語孟次第咏誦時以已意
詮解一日謁天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
中更不了了懷第以正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

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且
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
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爲學初
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爲
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
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
味牽引依違從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剿襲紙
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
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友

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間悟則人欲卽天理
迷則天理亦人欲也天臺大爲嘆賞曰嘻叟能及此耶
難言之矣叟又嘗謂弱侯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
同其道同乃孔子爲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
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脩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
有於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
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儻所謂以我觀
書非以書博我者哉叟一日白下從會講有友詢良知
指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着在無聲

無矣是也叟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邪天臺聞
大叱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隔而離矣叟乃見及
此哉君子曰此空空之鄙夫也坐進此道矣敬臣者一
縉紳子也幼讀書輒了了啓口稱聖賢讀詩至野有死
麇章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爲存哉必漢儒誤
拾其已刪者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爲諸生贊謁魏莊
渠先生從講學有招敬臣飲以妓佐歡敬臣曰吾何以
衣冠坐塗炭耶彌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天臺聞其行
超格貢焉敬臣爲學自修自證遇人杜口不談嘗謂議

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天臺最之曰聖賢無獨成之學子湏以言論橐籥後人俗雖敝不可諉也由是與人多所勸諭弟子從遊四百餘人咸刻厲相責課敬臣言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去道逾遠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敬臣於學無所不窺而猶以慎獨爲學之的鳴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親長之際杜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

成其本何以發千零之木也故其爲學始於事親鄉黨
稱其孝謹於居室夫婦相見如賓燕處不忘敬言動必
以禮嚴於屋漏以對越上帝人域是域以上達天德其
教人不越庸言庸行以慥慥君子爲實功弟子有專事
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敬臣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夸
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萬變者哉其論文曰六經
文之本也今之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
之祠惡池以爲河祠配林以爲岱何當耶敬臣卒野史
氏馮時可爲作傳曰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愧色

余之傳敬臣也亦然

鄧元錫字汝極江右新城人也元錫爲諸生時業已
往稽山致良知之學入試鄉闈主考閱其卷曰使宋儒
可作亦自神乎舉中第三人過吉州問學鄒文莊文莊
手書發育峻極從三千三百克拓三千三百從戒懼心
體流出語遺之悠然有得自是日督二三同志講學門
徒日盛時心宗盛行謂學唯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
容四教六藝桎梏也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
不慎是無心也日晨起群子弟靜坐令其講安心至入

辰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已而時
曰學先事心然不稽古格訓而成心有師誣也故其本
在窮經學期致用然不考觀成敗而匠意嘗試罔也故
其文在窮史然兩者欲博而精必闇然退藏抑氣沉心
有逃世不可拔之志而後可庶幾焉與浮世功名的然
衣錦者正相馳背則吾其潛乎遂自號潛谷絕意功名
杜門山中三十餘年研窮經史作經釋作兩史上下篇
其言曰大哉先師之六經乎洋洋乎天人之奧倫物之
情備是矣首著書釋詩釋三禮編釋闡先師所謂雅言

詩書執禮者也春秋屬辭比事大義森著非宜可句字
繹也故作統言通焉元錫以易應公車學專門每謂易
理玄微邵程夫子易傳稿尚出於易簣之後矧固陋如
錫耶喟然嘆曰尼父五十以學易幾無大過文中子曰
沒身已焉嗚呼即沒身豈有竟哉易繹允四易彙未肯
出以示人史依洪荒而來迄於勝國考觀天人貞一之
統察古今通今之變王路隆污道術善敗之故爲上編
有表有記有謨有訓有述有傳有志體裁各異其材取
諸史其義稟諸經下編總三才之撰觀會通之極由上

古迄當代各紀一事本末終始臚列爲二十一書首天
官次方域次人官次時令次曆數次災祥次土田次貢
賦次漕河次封建次任官次學校次經籍次禮儀次樂
律次貨賄次刑法次兵制次邊防次夷狄而以異教終
焉謂漢而下儒莫大於王文中而以僭些之者過也次
中說爲六篇周元公通書張子厚西銘程淳公正公遺
書彙爲編以明儒統諸書稍稍出海內鉅公長者讀其
書想見其人盱守許季遠命五邑士就學以程伊川先
生日之直指使者韓國禎疏薦于朝部用考選故事檄

布政司起送郡邑守令詣門勸駕元錫辭疾不肯赴南
京祭酒趙用賢貴州御史王以通直指使秦大變相繼
疏薦請徵聘如崇仁新會例部請于上予官翰林院待
詔就家徵之元錫遂捧檄而起楚人吳國倫貽之書曰
門下負王佐之才不用於一世而用於千百世著書種
種儒術經制備焉真足以興禮樂致治安而名理詞章
皆虛文也每一馳情輒復長嘆非徒感別實有所集於
中比見天子思賢禁林虛席詔下之日莫不爲門下揚
眉門下將登安車就道乎將爲魯兩生乎然以愚意計

之一官不足爲門下重門下當爲吾道重也元卿

笑曰朝廷今日以官召矣敢復坐辭乎憊然就命

江疾作上疏辭曰臣才庸劣腐儒年力衰憊久矣抗

請闕帶疾旋亟前進不能欲歸不敢乞恩放還田里以
終殘喘是日恬然而逝學者見之其容含笑如生學者
私謚爲文統先生

劉元卿字訓父安福人鄒太僕二子讀書皆原元卿從
講論津津有味乎皆理道之言也歸陳宋儒諸語錄
讀三思喜曰必如是而後爲道德之儒舉鄉書師事

五劉公從講學再上公車不第抹其引杜門不出郡邑
後進之士多來從元卿慨世學者俯首冥心徒墮理窟
漫無實履與世隔閼著有諸儒學案國史舉允明賢宗
鮮竒江證學大學新編等書吉水鄒元標以爲儒者之
具品有實用之學術薦之朝起以國子監博士尋轉
部丞歸與鄧元錫同以道學鳴于一時

近史公曰今之講學者益亦衆矣非楊雄氏所謂詭說之學各習其師者哉相詆論者紛紛而謂吾儒之道有異同乎非也夫學不至於無父無君辯皆可已余嘗取諸儒之講論互參證於孔門人人所誦聖言也所傳堯舜周孔之道也入門雖異致道則同譬之航海者然有舟可渡期到彼岸而已仁見謂仁知見謂知此其見有獨偏者也可以爲其一體之儒驚高明者爲賢知之過徂卑近者爲愚不肖之不及又其資有利鈍者也故孔子於狂狷也必曰吾與之吾與之今之欲學爲聖人者

狂與狷與意見而已矣曰周之靜不如程之敬也不亦
惑乎曰陸之德性不如朱之問學也不亦左乎使四君
子生當孔子之時與顏魯比肩而游未知其伯仲也柰
何以耳食而雌黃之白沙陽明今不共推爲昭代大儒
乎人當其時群然而詆之曰禪兩先生者學孔子之學
田孔子之道逢掖之衣章甫之冠未嘗削髮破緇其出
者勘亂之勲爛焉其處者萬古景其光霽禪有是乎老
氏言無吾孔子曷嘗不言無而專言有佛氏言空吾孔
子曷嘗不言空而專言實豈孔子也可詆其爲老爲佛

乎故夫言孔子者曰好古曰默識此精一之傳也然
子之稱聖與仁則在於不厭不倦及門之士聞得之而
克已參得之而三省賜得之而多識三子者不同學孰
是而非孔氏家法乎然顏之卓魯之唯二子獨得其傳
何也有進無止死而後已乃其善學孔子者也故荀尼
以發何嫌於如愚苟勇於任何嫌於魯至以頓悟之賜
而不免於願息道於是有聞有不聞矣若自畫者而且
聚斂豈吾徒乎晝寢者而且短喪可勝誅乎竊謂諸講
學者躬行之謂何即持論者有異同可毋辯也今天下

家孔孟而戶程朱人人自謂已登孔氏之堂顧今俎豆
先聖之庭者僅四先生耳生于四先生之後者孰見
而知乎孰聞而知乎予末學不能知然皆不可謂非碩
學孔子者也或珍一己獨見謬嘗先輩名賢吾必曰此
自操乎同室之戈者也或參二氏微言轉語聖賢經傳
吾必曰此宜付之昌黎之火者也若或竟言而桀行則
盜儒也或孔步而闢趨則賊儒也將以號于天下後世
曰此亦道學一先生也吾惡得而與諸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八

東莞莊憲著

鐵鉉景清卓敬陳迪等列傳第五十六

鐵鉉鄧州人也洪武中以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
軍斷事上嘗悅其奏對字之訛石是時上太聰察群臣
赦過不暇給鉉獨以材能受知數奉命獄疑獄有聲于
朝燕府人坐法當刑法官畏連宗藩數推鞠不奏上屬
鉉立決上益喜尋陞山東參政建文君命李景隆出師
禦燕師景隆進攻北平敗績還走德州鉉時主餉在行
遇參贊高巍於臨邑相持慟哭誓效死迎景隆還保濟

南城文皇師至圍城數重景隆出戰復敗還燕兵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濟陽生負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文皇督攻急鉉亦悉力防禦時時出不意擊燕兵燕兵不得休城有圯壞未及築鉉縫大布灰紋其上如磚形夜張其處裏以葦席潛內繕治旦視之城完燕兵驚以爲神燕復隄水灌城城將陷鉉令將士解甲佯出降文皇策馬入城城門鐵板亟下幾不測文皇大怒趣兵來攻礮擊如雨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軍見之不敢擊相距三月燕軍乃解去朝廷

嘉鉉功卽軍中陞鉉山東左布政使有宋參議者說
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留守北平者類老弱未
平保定雖叛它郡堅守寔多郭布政輩書生公能出奇
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
至北平間有豪傑聞義而起公從便宜部署號召招徠
之如此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無不叩顙其家室必
散歸徐沛間素多驍勇士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
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時公館殺北平休養士
馬迎其至擊之彼皆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曰軍餉

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驚材無足恃
莫若固守濟南牽制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
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時燕師南
襲滄州鉉與盛庸蹕至東昌大敗燕師斬燕大將張玉
朝廷陞鉉兵部尚書賜三代誥命鉉入謝賜宴享其後
文皇由他道入京師鉉擁殘兵淮南而天下事已去矣
文皇即位購鉉歸京師鉉背立殿中責之跪不可刺其
膝責之反顧不可刺其耳鼻竟寸磔于市年三十七父
仲名年八十三卅薛安置海南子幅安年十二戍河池

康安七歲克匠鞍轡局募皆卒時濟陽教諭王省問
皇入國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諸生知此堂何以
名明倫今勿多論且論君臣之義何如省大罵諸生亦
哭觸柱而死子禎亦死省吉水人洪武五年鄉薦文皇
執至高賢寧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
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賢
寧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餽廩有年義不
可綱言上召而遣之年九十七卒

景清本姓耿直寧人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

翰林院編修殿御史署左僉都御史予實俸坐過誤
詔獄尋宥焉清爲人倜儻尚氣節聲重臺中建文君即
位出清北平參議燕王召宴聽清言論大嘉異尋召還
遷左都御史已改都察院爲御史府改御史大夫宮中
火清知建文君出亡不得從請上負歸上喜清歸勞曰
卿吾故人也復其官清時時伏利劍衣衽中委蛇侍朝
人曰清平生慷慨詎今臣虜乃爾清善匿人卒莫之測
也一日早朝清衣緋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
急文皇疑衣緋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衣

劍何川清曰用以報故主雙耳躍立嫚罵上大怒命抉其齒清含齒血噴上濺御衣上益怒命剥其皮草積示長安門而以鐵帚刷肉至盡上夜夢清仗劍偪上繞殿廷詰朝駕過長安門屍忽斷索走三步犯駕上乃命藏于庫詔亦清族夷其先慕清又時入殿庭爲厲命籍其卿樊染連坐時人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也敬幼時有相士從群兒中指謂曰此兒骨髮殊異他日必爲名卿惜乎血不華色年十五讀書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憑之比入門

縱之虎也性聰穎書一日十行下不再讀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時同官八十一人上以適符古元士之數改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之本源又改士源已又復爲給事中是時制度未遑諸王宮中服乘多擬太子敬乘間白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綱紀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使諸王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咲曰卿言是也朕慮不及此耳因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知慮絕人酷類先帝夫比平者強幹之地

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而靖難之師尋起文皇入敬在姦黨中捕至上訶敬曰此小臣非往日建議搖朕者乎爾何敢離間骨肉敬曰先朝若從敬言殿下安得至此上怒欲殺之憐其才且繫獄初敬嘗輕僧廣孝廣孝啣之必欲殺敬言上曰南昌地居下流使陛下改封

南昌金陵之兵順流而下直如探物囊中耳陛下豈有今日哉上因命斬敬夷其族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敬受國家厚恩數年不能盡一謀死有餘罪敬美妾儀立朝多慷慨上在藩邸業聞名實不忍殺敬重惜之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惟得卓敬耳後人私謚曰忠貞論曰鐵公之保有濟南審敵勢存苞桑廟勝才也及至國家板蕩鼻可剃而背不可轉足可斷而膝不可屈豈其受氏之日已予比一副之鋼腸勁骨者在乎一何鋒錚也景清心懷豫讓之節戮殘餘脫猶令上蹕震驚浩

氣貫于幽明矣卓敬恨不能輔故主杜禍幾之萌耳授
首以快卧虎髡之憾其血誠可以泣天日也當是時天
下之學士大夫飲其忠義嘖嘖嚙於齒吻間而不敢
吐嗟夫是亦養于國家而稱縣官之大也可以其味
堯也而氓其節乎方孝孺典刑最酷別有傳若禮部尚
書陳廸刑部尚書暴昭則咸有足悲云

陳廸字景道宣城人也少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鄉薦
辟爲郡學訓導召入翰林編修陞侍講歷山東參政雲
南右布政建文君徵爲禮部尚書靖難兵起上疏陳大

計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歸京文皇召
迪責問迪謾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局于市文皇
命剖子肉塞迪口啖之間笑乎迪曰此忠臣孝子肉香
美迪死衣帶有詩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經
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
悲烈却人私謚曰靖獻暴昭浮山人洪武中薦舉授北
平參政陞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
司貞定掌司事平安兵敗召歸靖難師入執見文皇抗
罵不屈上怒挾其胸次斷手足猶不絕聲斷頭乃死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也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洪武鄉薦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皆有賢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太祖初以吳俗多僭侈每繩以重法善至率以禮教風之政尚寬厚好親禮賢士相與講求治道考論政俗得失與民更始隱士王賓居陋巷中善徒步叩門求謁賓問爲誰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高士韓奕國初累徵不起善往候避入太湖善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面不可得見者也又有錢芹俞貞木皆吳中名士貞木以明經爲吳士所推善

月朔輒延致學宮講授諸弟子自善一日饋萊貞木誤
送芹所芹受之吏告貞木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
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喜欲往候使人先道
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府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
于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及芹
至善延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
於此者善竦然請教芹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
之皆言勤王事善心嘉之會有詔求巖穴懷才抱德之
士善以芹應薦授戶部司務靖難兵出北平署行軍斷

事從大將軍比進善約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勤
王已而芹受大將軍命還奏事道病卒靖難兵至江上
善受建文君詔總督五郡兵將行乃不知天命有歸建
文君遜國去矣黃子澄走善所約共航海徵兵善謝曰
公可去善不可去善守土之臣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
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縛去見文皇文皇詰善曰若一郡
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死之善
有友人黃鉞者常熟人先是以給事中外艱方孝孺造
而弔焉問曰比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

近臣今雖去幸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
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
任吾近見俊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其心不可測也蘇
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
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
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
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
對慟哭誓以死已而靖難兵至童俊果以鎮江降竟如
鉞言鉞聞善被執遂絕食閉口三日求死或傳善歎服

已得宥鉞復瞻目曰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
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復稍
稍食及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
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與希直
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從容整衣冠入水死時比兵
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并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
楊福獨嬰難出求鉞屍禮塋之鉞字叔揚洪武末以生
貢薦除宜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
爲給事中憂居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訪之正當秋斂

其從禾幕中對語移日家人請具雞黍鉞曰豈有居喪而殺雞禮客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善勤王以書招鉞鉞請即日營塋畢事趨命錢芹亦奇士也元末嘗以策干諸將不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掾從中山王出北平絕漠而還未幾解職家居二十餘年其貧樂道以善薦乃復出臨卒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時年七十二矣福父濬元末隱士也國初天下新定上以重法繩下士不樂仕父多不欲教子讀書鉞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歸鉞父

見鉞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避居葛澤
陂中鉞至陂無書讀間市鹽酪入城從友人借數冊歸
讀之渼一日泊舟鉞舍旁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就
視之曰孺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
讀過目不能忘也渼曰我舍中去此不遠孺子能從吾
遊乎鉞起再拜從渼入舟至舍挾數冊還卒讀數往易
渼怪其數也舉借去書還所之皆能誦說無脫漏者渼
大喜曰吾挿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
讀因令子福同室而居三年遂盡其書縣令聞之會詔

下郡邑求賢遂以鉞應并辟福渼怨之曰吾不幸遭世
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
學盡以藏書奉覽柰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
鉞徐答曰公毋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
夫尹有問第操吳音勿有對也福見尹如鉞教鉞告尹
曰鉞與福同筆研幾載知福爲深福材能問學並出鉞
下且福父老身病乞勿遣卽遣不足以應明詔君且得

罪尹乃獨遣鉞而福得免

福哭鉞詩曰江風夜夜波洪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辯不

四哀郢志三軍難奪採薇歌手披宿草孤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論曰姚善謹於待士而踈於御下反戈之變自起蕭牆
毋乃忠有餘而智不足乎黃鉞當父徙避葛陂之時潛
身江壑尚若不密及至國家板蕩委質相從肯謂書之
爲祟耶分誼之所驅逼忠肝之所激烈從自及已翠雖
以羽見殃名固與天不朽乎貞木之在國初兩爲邑令
是時歸老菟裘矣猶爲善出參畫幕中會應天以他累
逮去卒于客邸而不罹于患王賓故有異才經籍子史
天官樂書兵家裨志靡所不該覽屬世昂華自晦爲狂
不娶不仕藥黥其面鬚髮短服行歌道旁故舊訪之箕

踞捫虱不相酬對何自廢乃爾庶幾古之逸民乎韓奕
有韓山人集潛心理學國初累薦不起是非讀書人耶
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士各有志余故於數君子併論之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也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爲歸
安丞破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鎮南弟彥困遼東彥回
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僅存會
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貧不能歸往依定遠
令黃積良積良罷依南充永于和中未幾閬中教諭嚴
德政薦彥回明經爲保山令一官畢三考至京承顧問

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三月上崩回入臨給事中
楊惟康薦彥回文學廉幹陞守徽州數月政教一新士
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郭卒承重徽
父老走京乞留彥回衰經赴闕疏辭上不許奪情留徽
除彥回戍籍彥回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泣郡再疏許
葬郭徽即彥回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爲太守
山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文皇即位械至京
師死之籍其家時代彥回爲守者黃希范不知何許人
先是遼府長史程通建文時上防禦北兵策數千言希

范與通善與其議通惡衛士紀綱及綱幸上用事言通與希范褻有封事指斥併捕至京論死籍其家通續溪人也又太守葉仲惠臨海人早有文名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克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坐修實錄時書靖難兵爲逆黨論死籍其家又鳳陽守徐安北兵至安拒之不得渡河衛輝守孫鎮北兵至城守不肯下於是悉追論之安戍雲南鎮戍山海鎮在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爲上饒縣丞不就安鄆人鎮合肥人

王叔英字元采黃巖人也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泰方
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十年薦授他居訓導三
十年改淮安府教授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召入爲翰
林修撰叔英與孝孺皆有時名孝孺嗚嗚古人叔英一
切與時經制不欲爲希濶矯世之行嘗上資治策其略
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今
天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皆由富之之道未至有
戾于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義臣聞古者井田雖
廢然後魏猶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

世業之田皆恒產也今天下民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
立錫以致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此爲恒產不均古者
田皆在官故什一通乎天下今天下田有官民之分稅
有輕重之異民田之賦似輕而百姓受田之籍額有當
輕而反重官田之賦似重然農人輸納之苦更甚於輸
富民之租此爲賦歛未平此二者生之無本之害也古
者兵出於農自耕自食今日兵食於農而又多軍餘可
以裁減歸農而不裁減古者四民有業今以僧道益之
而六而爲其徒者又多此其人可使耕稼而不耕稼古

者重農民抑商賈今工商之家棄耕織事淫巧使農人
一歲之積不足以侔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恒有餘
而務本者恒不足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古者天子
六軍侯國三軍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京師
十萬外郡十萬今京師兵已十萬外郡兵不知其幾百
萬則兵多徒食可知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
亦克用又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
以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官以萬計則官多
素飡可知也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古者用民歲不

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寢多
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能省事
故也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不能省事故也
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
及婦人奈何民不窮困乎此爲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
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旣
奪其時又併其力奪之矣此二者爲之未疾之害也古
者山谿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今天下民困於徭役
急於逐利由是山林不以時入而材木不給汚池多以

數畝而魚鱉不克此爲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能養者三年之耕可積一年九年之耕可積二年今天下賦重役多民無餘蓄然漢有常平倉穀賤則增價而入以利農穀賤則減價而出以利民至良法也及于隋唐皆有義倉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爲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能蓄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民無妄費財用常足今天下富民用度僭擬公侯貧民爭務浮靡婚嫁典田廬喪葬崇齋醮種種竭用不可枚舉

此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能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
害也數者其大略也他非臣能盡知視古生財之道謂
何陛下因臣所知求臣所未知明其爲害則亟除明其
爲利則亟興則富庶之效不數年可致而教化之行不
難矣上嘉納是時朝議削宗藩急紛更叔英上疏曰太
祖高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
去草然急於去病或傷其元氣嚴於去草或損於禾稼
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養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
其根苗上不省此兵渡淮叔英奉詔出募兵至廣德聞

建文君遜位去卽慟哭忽齊泰奔至問之故已知事不
可爲遂止館于祠山道觀題于坐案曰生旣久矣未有
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沐浴冠帶自縊庭
樹下死焉裾間有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
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竒疾忽見纏肥
耳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
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
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欄希賢祠山道士
盛希年叔英故與善先遺之書曰我死塋我祠山之麓

今墓存焉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元采之墓靖
難後治奸黨叔英妻金死于獄女二死于井弟元默變
姓名匿京城商旅中識者上告太宗捕斬之剉其屍叔
英有幼子遣戍大同楊文貞訪得之延師教之再三迄
無成重贈之金去不知所終文貞布衣時授館漢陽叔
英過聞讀書聲異之曰兵革之後久不聞此矣入視之
士奇避去叔英展視案頭書爲士奇手作題曰此公輔
器也強請相見遂爲國士交是時士奇以處士徵爲齊
府審理叔英薦之云

論曰楊東里之於元采不可謂非知己也是時方命
正得君居然王佐自期而元采弗之許至其所稱公輔
乃在於蓬戶甕牖之一書生是何識藻資治一疏即大
學治平之要旨一輩腐儒乃遠尋於周禮之彌文近倣
智囊之故事何舛也或言東里起自布衣未數旬而簪
筆詞垣斯亦千載一君乎臨難之際趨舍頓異何哉竊
商其情天生名世固將晉之以佐異日之太平此官召
之所以分途而同歸未可以此而些彼也

周是修名德泰和人少孤力學洪武末年薦授霍丘訓

導入見太祖問家居何事對曰教人子弟讀書爲善耳
太祖喜擢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
善太祖上賓之明年有告王過于朝盡逮王府官下吏
建文君素知是修直道能匡輔獨得免改衡府紀善衡
王者建文君弟也是時衡王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
翰林比兵渡淮是修與靖江府長史蕭川道上書詆斥
用事臣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詎二人言
非是相與箝織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比師渡江是修
與胡廣胡儼黃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等約曰國危矣

聊兮從心性之所如歷漫漫之河濟兮依漠漠之江
聊羽儀而再整兮顧儔匹而相呼縱物性之或昧兮
天理之可憑寧作善而降祥兮同影嚮而足徵彼肉
之暴殄兮曾少知夫王德匪麟趾之仁厚兮又烏致
夫騶虞之蕃息願擴克乎是心兮明刑政而不忒日掄
揚於仁聞兮無一夫之不獲卒曰爾鳧之生兮仁君之
恩似離別俎兮鞠於天門東西無際兮南北無垠網羅
交張兮矰繳相仍慎爾所止兮全爾性靈毋或輕投兮
冰渚寒汀庶永慰乎王心兮想遐征而孔寧盍銜圖而

獻禎兮逐韶鳳以來庭彰予皇之至治兮發詠歌乎詞
一軼唐虞於千古兮流無窮之德馨帝間與是修議論
微異是修杜門請告帝手勅曰旦起聞卿疾亟遣醫問
問宜善自愛又勅曰日者所言予並無訝卿意予待卿
且他臣比自卿病予旦夕望聞稍愈吾方加一餐卿俊
傑之才弘大之志此心久已靡寧特令予信臣焦榮將
言至且天寒室陋特賜木炭二百斤護卿寒疾并將金
帛寫梅以悅情此文人清致可領也且此牋非至信者
予此炭非至喜者弗賜此臣非至重者不遣卿其

予意焉賜名所居曰葆貞軒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
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
果取歷代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時省覽及是死蓋直
行其志云

論曰予詳味建文君手翰所談夢中良藥嘗之味清而
苦其人曰服之可以安精神定四體延年嗟夫斯類出
亡後之風味乎果此在敗絮之朋和羹之鹽梅似不如
是乃是修之遇合蓋亦奇矣雖未能調商之曲不可謂
非國士之報也予聞文廟自經之帶今後裔猶世藏之

以眎蘇之節段之笏文之衣帶爭烈域中矣

黃觀字瀾伯貴池人也觀父贅于許生觀遂從母姓幼敏穎受學元待制黃暉暉死王事觀感勵常以忠義自許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是歲鄉薦仍還太學讀書觀繪父毋墓爲圖携以自隨閱輒淚下二十四年會試廷試皆第一上以觀出太學喜甚召祭酒面褒諭授翰林院修撰日侍上敷奏上愛重之上令編寫歷會錄時時顧問之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榜文皆令觀撰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奏復黃姓建文初進侍中與方齊諸

人並見信用靖難兵急奉詔出募兵至安慶聞變痛哭
謂人口吾妻雍氏素有志節必不辱卽爲招魂葬之江
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則言夫人携二女出通濟門共
沉于河死矣觀自分大事不可爲乃朝服東向再拜赴
李陽河湍流中死文皇帝籍其家并逮其姻黨

廖昇者襄陽人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
武中爲左府斷事二十九年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勅
修高皇帝實錄爲副總裁聞茹瑺自龍潭還自縊死

王良者字天性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良

問燕國人罪從未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謁鄂王墓自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建文君遜位去聞之大慟文皇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語妻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饋良食抱其子歛歔去置子池旁自投池中死良殮妻畢門列薪于戶令妾抱幼子匿寄其僚一僉事家曰此宗祀所寄也遂闔室自焚事聞文皇怒曰良死分也印吾父皇所制燬之特可罪詔徙其家于邊良死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沒詫其英爽尚存云

與伯瑋名瓌廬陵人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
沛自南北講兵民人終歲餽給軍餉已而北兵直擣濟
寧過沛民益惶懼逃匿去三年朝廷以豐沛爲南北要
害特設一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七堡爲北兵
備禦尋調三千人往益山東兵於是沛之武備虛矣四
年北兵來攻所存二千人不任戰伯瑋遣人詣徐告急
都督援兵竟不至伯瑋度不能支令其弟珏子有爲去
曰汝歸白家大人瓌旣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賦詩一
章題壁上有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城之句

是夜北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冠帶升堂南拜
慟哭曰臣無能報國自經死子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
屍自刎從焉

梅殷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也洪武十一年尚寧國
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高皇帝駙馬中最
愛殷將大漸時皇太孫與殷皆在侍上囑太孫曰燕王
不可忽也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授一劍曰
敢有違天者齒此汝其代朕行罰及太孫卽帝位殷常
侍左右靖難兵起殷以總兵官守淮上扼燕師文皇遺

殷書以進香皇考欲假道至金陵殷曰非制也弗許文
皇怒復書言且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豈人所能沮耶
殷割使入耳鼻口授還答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
義文皇竟不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
及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上逼公主招殷公主嚙指
血爲書付中使致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君所在中使
曰去矣殷曰若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
見上上曰都尉在軍勞苦哉殷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
上啣之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八十

餘人私匿韃靼人與女秀才劉氏朋和詛呪乞正其罪
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其令錦衣衛執所匿韃靼人送遼
東明年冬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故與殷隙令人
擠殷死笪橋下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訐發上怒置
深曦二人罪二人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
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初公主貽書
阻靖難兵文皇不答文皇兵至江上亦與公主書言興
兵不得已令公主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
答公主高皇后長女也殷旣死公主泣文皇亦大哭開

馴馬安在上笑曰爲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諱之
甥遂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幅旗手衛指揮僉事謂二
甥曰朕不念爾舅爾安得至今日後皆改孝陵衛指揮
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高皇后
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殷有文學嘗攝山東
學政先是李曹公掌國子人以二人皆文器材云

論曰革除之際固祿食者所深悲也食焉而不避其難
又冠屨士之所共憐也故於殷爲頑民難以言叛臣矣
於故主爲忠臣難以事新主矣高皇帝養士數十年山

陵之士未乾骨肉之難旋作六宮一燼皇器頃移大小臣工幸識君臣之大義不可滅于此雉經于彼淵沉以報在天之靈何物賊瑛而乃恣已之殘逢君之惡死者追戮于九原生者坐擠于逆黨駙馬之沉冤莫訴冠紳之義氣誰伸夫非戴天履地曾爲秉憲貞度之舊臣乎一朝反面事人遂不顧其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建文君曰者左順門之劒何在安得借之以斷賊臣之頸剗取其肝腸支分其血肉設九壇之祭以酬忠義之魂豈知天道好還惡孽難追卽不獲嘗之於斧鉞竟亦瘦死于圖罔稍令諸飲恨者少爲之一快也